

# 廣快書

舍利記

筆餘

戲瑕

十影君傳

海味索隱

十二冊

斷肉編序

大地以石爲骨。以土爲肉。以草木  
爲毛。凡食土之毛。皆肉也。甲折而  
斬之。鴻苞而割之。使不得終飽。天  
和地德。皆不忍也。夫不忍則必捐  
性命以從而後可。我不忍于物。物



忍我之立盡乎。若曰。大地之毛。無  
血肉也。不見夫種蚶種羊者乎。何  
土非血肉也。故嘗謂斷肉不如辟  
穀。周遊清虛之表。逍遙白玉之京。  
將烹天得渣漉地。皆滓不惟無肉。  
食相并無斷法。省多少橫說豎說。

令三千大千。橋舌不下。無處着口。  
如尙住一片血肉場中。極力換作。  
蓮花淨土。縱多手菩薩。安能掃除。  
不虛費含卿戒書萬卷乎。含卿聞  
而笑之曰。何肉之累如此。

仙臞何偉然題

而笑之曰何由

不盡費合嚙紙書萬卷平

○獲○芥○蝦○土○鱗○多○手○苦○勤○安○霜○鬚○凋

○破○尚○封○一○斗○血○肉○敷○中○對○火○無○非

○令○三○千○大○千○辭○舌○不○可○無○盡○膏○口

廣快書卷四十五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斷肉編

刪閩合卿本

余年十八寓鴈門署中感念母恩難報矢斷葷

血逾二年入燕偕謝耳伯鄒子尹暇依普門和

尚受不食肉戒維時直見鷄鴨羊豕依依同體

非為福田利益也又逾七年無奈壯懷牢落痛

飲自廢。而酒肉不礙菩提之語。又復引以內恕。遂弛斯禁。可悲也。年來遁跡荒園。讀楞伽經。至衆生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讀楞嚴經。至當知是食肉人。縱得心開。似三摩地。皆大羅刹。報終必沉生死苦海。迴環展誦。不覺身毛皆豎。饒習頃除。嗟嗟世之贊嘆滋味。如鼠入飯瓮。飽難出頭者。此還畜生債人耳。不足道。以余所睹。記聰慧男子。鮮不吃肉。已飽。尋僧說禪。余甚惑焉。大

學道之與食肉也。斷斷乎不可兩行者也。如詆爲粗戒。未堪繩縛。上士則印心。莫若楞伽圓通。莫若楞嚴而苦口。付囑不少。寬假豈非超乘。而上者更宜洗腸滌胃哉。况粗戒不修。徒剽竊宗門一二語。以爲名高。其于能言之鸚鵡。何異治舉稍暇。檢近代諸先生集。多發揮二楞之旨。目力所及。爰受斯編。編中淺言實深。諧言實痛。總歸于使有情衆生。無受怖苦而止。余以其語句

靚辨覽者喜竟焉。因板之。然未俗猶懷二大疑。爲諸先生未及剖者。余何忍嘿嘿。客曰。戒有半持。有滿持。我輩第不殺生。持十齋足矣。斷肉似太執。余曰。身三惡業。名殺盜淫。而不及食肉者。以食肉卽殺。所攝故。若終日食肉。而驕語不殺。無有是處。準提十齋。特下根初心方便耳。想其月初由一至八月終四日無間。正微示人盡斷之機。豈可便作實法會也。客又曰。子不肉矣。大

地能不肉乎。縱使大地不肉。而郊天祀孔子。奉先勢決難通。且貽不血食之誚。余曰。郊祀奉先。斯誠鉅典。澗毛藻萊。自足居歆。何必血肉耶。古聖帝明王。具人天眼目。未遑及此。安知後無聖作。盡已性以盡人性。盡人性以盡物性。頓易舊觀。肯哉蓮池老人之言也。曰。廢所當廢。除肉刑。禁殉葬類也。夫當肉刑。殉葬時。飽陳編之腐儒。莫不咋指相戒。謂此有國大典。安可禁除。一遇

至聖如秋風蕩葉不俟終日由今觀之孰非孰是第恐今人貪食生命種決定殺因雖有聖人無如之何耳至不血食三字入腐儒膏肓已久不知此三字以宗廟習用犧牲國祚遷改廟祀不舉遂因犧牲缺然而文之曰不血食耳若謂先祖上神必需血食否則不祥彼從來壞國喪家亾人豈盡麵爲犧牲之梁武哉可發一噓此二種疑一屬理障一屬事障二障未除復未免

指儒佛門庭施設自別余嘗謂佛法繼儒而興其爲四衆人說法有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五百戒而優婆塞自五重戒外有二十四輕戒見優婆塞經有四十八輕戒見梵網經纖悉詳明世出世間未有遺者我輩不能打破飯袋而借尼父以成舌頭之錯漫謂竺乾遺範必不可概行之衰衣大帶噫嘻豈通論哉十年前友人劉介卿曾貽我以蔡槐亭先生食肉說心善其言

惜遺失之。今猶憶其數語。大約謂蔬果無鹽醬。可食魚肉非鹽醬。必不可食。世人何嘗食魚肉。祇食鹽醬耳。可稱慧絕。嗟嗟。學道之自斷肉。始也。戒定慧之大。比也不見我輩之爲舉子業乎。朝華夕秀。已披復振。亦旣幻極文心矣。而必自五六歲之上。大人始不上大人者。雖事理炯然。終未有伸紙和墨珠聯璧合具稿示人之日也。夫斷肉亦學道之上大人也。食卵啖鵠。寔老宿之神通。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亦當機之權語。世之甘爲老鑿而不悔者。定曰何遽爾爾。且習見編氓不肉。而官紳肉。婦女不肉。而丈夫肉。能無舉爲余詬勵。夫余于大道。雖未之前聞。然而青蔬白飯。不以口腹。故使衆生受無量怖。苦得齒于愚夫愚婦。長齋者之後焉。余因甘之如飴矣。

屠長卿

五則



一縉紳笑居士長齋曰子聰明人作糊塗事居士笑曰予事事糊塗只長齋一事聰明君以我聰明事爲糊塗則將以我糊塗事爲聰明耶縉紳曰舉世肉食子獨長齋寧是舉世皆糊塗子獨聰明乎居士曰不狂人以狂人爲狂狂人亦以不狂人爲狂仰世界人以覆世界人爲倒覆世界人亦以仰世界人爲倒夫見亦何常之有問旁生有前世六親當未諸佛果如是言則旁

生斷不可殺食矣然何以明其然答善哉問也人生以百年爲率一世百年則有一世六親十世千年則有十世六親百世萬年則有百世六親種種六親皆不能無業墮在旁生因緣會遇殺而食之彼此昏迷不能相照豈不哀哉昔戒闍黎見人騎一驢戲謂之曰兒騎阿爺騎驢者怒驢忽作人言罵其子而求度戒公戒公度之立生切利又有一人痛鞭其馬馬忽作人言我

是汝母。何苦鞭我。嗚呼。凡夫騎父。不知是父。鞭母。不知是母。殺食衆生。安知無六親。在佛弟子。問釋迦世尊。往昔曾墮三塗否。世尊曰。吾未成佛以前。地獄不知幾。無論論爲餓鬼。餓鬼不知幾。無論論爲畜生。雜色畜生。不可筭數。論爲狗。雜色狗。不可筭數。論爲白色狗。所積之骨。高等須彌矣。由此言之。世尊當在旁生時。殺而食之者。又何可筭數。皆殺食。皆來佛子也。此就其特甚。二事論耳。不必六親。不必諸佛。但與我爲一體。同類相賊。相戕。永斷慈悲。永沉苦報。能無凜凜也。

問。先世帝王。始爲庖宰漁獵者。首倡殺生肉食之事。罪業如何。答。此須觀其意根。衆生多劫以來。殺業深重。冤對酬償。必不可免。若菩薩應權。本無利食衆生之心。直爲衆生了酬償之債。始爲此法。何罪之有。若以利食衆生。血肉故而立。

法則衆生縱而應殺殺生之罪難逃  
問佛法視衆生悉如一子自不食其肉作如是  
想已然而見肉還復垂涎何也答食衆生肉多  
生以來如是食根熟故今生作一子想此想未  
熟故生者令熟熟者漸生是故持戒當堅戒堅  
想熟

問世人亦有生而不食肉者何故答此從多生  
或熏想或持戒來宿根既熟夫豈偶然

雲棲蓮池師

五則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  
菜種種水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  
之酢之烹之炮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  
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覺痒覺生覺  
死之物而殺食之豈理也哉尋常說只要心好  
不在齋素嗟乎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  
心慘心毒心惡心孰甚焉好心當在何處

世人于朋友戚屬見有斷肉茹素者不驚以爲奇則笑以爲愚夫人之與畜同一肉聚耳肉人不食肉獸此天理人情之所必至也亦何足奇而况謂之愚乎吁衆生之迷昧也極矣

虎豹之食羣獸也鷹鷂之食羣鳥也鱧獺鷲鷺之食魚蝦等諸水族也物類之無知則然具人之形稟人之性乃殺諸衆生而食其肉可乎是人中之虎豹鷹鷂鱧獺鷲鷺也雖然虎之害不

及空飛鱧之害不及陸走人則上而天下而淵中而散殊于林麓田野者釣弋網罟百計取之無遺餘是人之害甚于物也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尚得爲人乎旣名爲人必無殺生食肉之理矣

經言靴裘等物皆不應着以其日與諸畜相親近也夫此特着之身外况食肉則入于身內乎今人以犬豕牛羊鵝鴨魚鱉爲食終日不覺其

非何也。夫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以歸于脾。其渣滓敗液。出大小腸。而華腴乃滋培臟腑。增長肌肉。積而久之。舉身皆犬豕牛羊鵝鴨魚鱉之身也。父母所生之身。見生卽異類矣。來生云乎哉。夫五穀爲養。五菜爲充。五果爲助。內經語也。人之所食也。亦旣足矣。而奚以肉食爲。旣名曰人。不宜食肉。

問。梵網言一切有生。皆宿生父母。如是則人亦不得行婚娶。是妻妾吾父母也。人亦不得置婢僕。是役使吾父母也。人亦不得乘驢馬。是陵跨吾父母也。答。梵網意謂恒沙劫來。生生受生。生生必有父母。安知彼非宿世父母乎。蓋恐其或已。父母非決其必已。父母也。若以辭害意。舉一例百。則儒亦有之。禮禁同姓爲婚。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彼將曰卜而非同姓也。則婚之固無害。此亦曰娶妻不知其爲父母。爲非父母。則

卜之。卜而非已。父母也。則娶之亦無害矣。禮云。倍年以長。則父事之。今年少居官者何限。其昇轎引車。張蓋執戟。必兒童而後可。有長者在焉。是以父母爲隸卒也。如其可通行而不礙。佛言獨不可通行乎。客復從而難曰。卜娶婦而非已。父母也。旣可娶。獨不曰。卜殺生而非已。父母也。亦可殺乎。不娶而生人之類絕。獨不曰。去殺而祭祀之禮廢乎。曰。古人有言。卜以決疑。不疑何

卜。同姓不娶。天下古今之大經大法也。故疑而卜之。殺生。天下古今之大過大惡也。斷不可爲。何疑而待卜也。不娶而人類絕。理則然矣。不殺生而祀典廢。獨不聞。二簋可用。享殺牛之不如禴祭乎。則祀典固安然不廢也。卽廢焉。是廢所當廢。除肉刑禁殉葬之類也。美政也。嗟乎。卜之云者。姑借目前事。以權爲比例。蓋因明通蔽云爾。子便作實法會。真可謂杯酒助歡笑之迂談。

排場。供戲。離之。禪語也。然使愚夫愚婦入乎其耳。而存乎心。害非細也。信不可不慎也。明齋云。

陶周望蚶子舍利說美文也

何胤斷肉。獨不能貸蚌蛤之命。乃令門人議其當食。竟陵致書辨詰。始就屏絕。予以爲卽如胤說。大都是欺軟怕硬耳。畏虎豹而烹雞豚。與禁鷄豚而食蚌蛤。其類愈柔。其用愈虐。此豈復有義理而待議耶。嗜欲難忍。又假理以通之。然則。

理者。尤濟欲之具。而害物之首矣。而陋儒者動輒言理。至于饒亦理。殺亦理由。是推之天下。寧復有非理之事乎。范與蘭居士湛然禪師友也。嘗自言。諸味都可忍。獨瓦楞味美。未能驟禁。湛然爲說。唐文宗蛤蜊因緣。勸止之。居士心動。後元日置酒。因爲家人言。所以指一巨蚶曰。吾食此永斷矣。方食。有物隱齒。堅類石。吐之似狀類珠。而瓣如蓮花。居士曰。珠不堅。珠而堅。豈所謂。

舍利者耶居士前惑與胤偶同後又與蛤蚧事  
大相似由前說猶是福德邊事由後說安知居  
士不從此具正信親見大士耶彼此是柔脆肉  
身彼此是堅固法身親作自想尊作佛想肉噉  
肉佛噉佛可悲也夫可笑也夫

趙凡夫 十一則

今人乍見屠兒劊卒莫不唾罵惡之特甚何獨  
于屠劊手中之肉垂涎甘戀交易而食之是則  
罪惡歸之人肥甘快我口何不念食之者能斷  
肉則賣之者必斷屠此不戒之戒不禁之禁  
迷途倒見見人茹素謬謂自苦或子勸親肉以  
爲孝或婦勸夫肉以爲歡或朋友相勸珍鮮以  
爲和好或巫醫託勸開戒以爲仁術甚則深言  
相誘設有罪過我當代償此輩世間之親知出  
世之讎敵也安得導師假其慧眼上徹福報下  
徹罪業中鑒見在汙穢狼籍回視前非卽時投



地懺悔。

有等鄉愿云。但做好人。食肉何害。借問爲肥甘。而殺其身。仁乎。貪已命。而奪彼命。義乎。不資無情。爲養而殺。害生靈。禮乎。天理顯著。而溺于口腹。智乎。口談仁義。而身親殘虐。信乎。五德並爽。而自怙無惡。吾誰欺欺天乎。

再勸人欲食肉時。何不想此肉斷命之頃。何等恐懼。何等痛苦。何等無罪受殺。且殺之異慘。創剝剔剔。炮烙煎煮。無所不至。是果何罪。加此極刑。苟有仁心。忍下咽乎。論牲養畜牧。雖爲異類。其于人。却有相隨戀慕之情。何乃爲人者。反忍加刀割。剝煮之炙之。欣然食之。畧不戒忌。不知此畜生時。亦料主人心。中藏此一腔忍心。否如此思。惟忍下咽乎。若山野禽蟲。于人無涉。何乃巧設羅網。或鈎或鏃。掩殺無干。無涉之生命。以充無恩無義之口腹。冥冥之中。樹此冤對。雖非。

親○手○與○自○殺○何○異○如○此○思○惟○忍○下○咽○乎○論○隨○殺○  
隨○食○何○不○念○其○昨○日○活○潑○今○日○受○刑○早○時○活○潑○  
午○時○就○烹○識○情○未○離○咫○尺○肝○腦○已○填○三○寸○如○此○  
思○惟○忍○下○咽○乎○若○遠○方○乾○腊○何○不○念○其○萬○里○多○  
年○彼○人○行○殺○造○地○獄○業○我○爲○口○腹○與○之○分○罪○四○  
海○殺○因○皆○吾○有○分○如○此○忍○惟○忍○下○咽○乎○

淨○肉○有○不○爲○我○殺○諸○款○人○多○援○以○自○寬○失○之○遠○  
矣○夫○淨○肉○者○未○設○戒○前○舉○世○茹○毛○飲○血○或○他○方○  
世○界○草○木○不○生○今○之○食○肉○果○如○是○乎○明○乎○此○者○  
必○謂○一○人○作○賊○衆○人○分○贓○思○宥○其○罪○無○是○律○也○  
未○明○此○者○將○云○與○買○盜○贓○時○值○貨○對○自○赦○無○罪○  
人○誰○信○之○

一○道○人○買○枯○魚○放○生○日○尙○救○具○油○鍋○刀○山○兩○地○  
獄○也○俗○人○訕○誚○余○則○以○爲○此○真○善○知○識○哉○放○下○  
一○枯○魚○便○省○一○食○魚○人○業○卽○不○得○救○死○魚○苦○實○  
能○度○生○人○樂○矣○且○如○人○醢○之○來○人○腊○之○賜○皆○舊○

事也。啖之乎。抑覆之埋之乎。豈惟作業卽污穢。澌臭何以異此。其溺而不捨者。海上逐臭之夫。未可與味蘭蒨芬芳之氣也。

人有難于斷甘鮮者。余嘗教之。先想此肉在此。獸身中生于何所。食其肉者從此割取。或全殺其命。庶幾慘毒之悔頓生。便不忍食矣。如猶未了。卽以此肉所生處。所想到人身。此獸肉卽與人肉無異。慘毒之悔倍生。便不忍食矣。如猶未了。卽以彼肉處。所想到自己身上。此獸肉卽與我身肉無異。則慘毒之悔又倍生。便不忍食矣。一業三塗。食肉是已。殺生業爲地獄。饒汚業爲餓鬼。償債業爲畜生。

有曰。人爲萬物之靈。不知此乃君子中人耳。若小人中人。則何所不爲。而乃槩以凌駕禽獸乎。且如禽獸。天性不肉者。十之六七。又如鶴鷺。止食魚蟲。而不食禽鳥。人則不然。惟除力所不及。

者不食。口所不甘者不食。饒豫不飢者不食。至若力所能致者。無論飛走水陸。必四遠羅其前方。爲快意。及至飢荒兵亂。殺人啖食。三代而下。不免有之。試問鷹鷂。曾見食一鷹鷂乎。未有也。更進乎此。卽眼前世途中。何嘗不同類相戕。其所以不敢殺食者。但避條律償死耳。何嘗以天地不害爲心也。故獲生之念。一克萬物可育。何有于一禽一獸。苟殺食忍心一克。人無噍類。何有于仁義道德。如此而欲以人駕畜。吾不知其可也。

人忍于殺啖。已自昏矣。及稍聞業報因果者。又反駕言應還不妨。如是之人。其昏尤甚。其惡尤多。何也。旣知今還矣。汝今殺啖。獨不還乎。旣知當報不還矣。則此前債如何造來者乎。焉知汝今殺啖。必討債乎。抑借債乎。汝認作討債。必何所據。以爲不悞乎。卽使真有見不悞矣。也。須從

佛法中來何故欲認討債之時則信佛言而不  
殺不啖之法又獨不信佛語二者無一可者故  
曰昏尤甚惡尤甚

小人之事口腹者可以情理恕矣無論佛法不  
知卽道義之樂彼則無分仁慈之樂彼則無分  
經史之樂彼則無分文章之樂彼則無分山川  
之樂彼則無分玩好花鳥之樂彼則無分錦綺  
珠玉之樂彼則無分富貴聲妓之樂彼則無分  
功業事爲之樂彼則無分忼慨俠烈之樂彼則  
無分惟是酒食在念而已最當責者富貴智慧  
中人身心各有無量可樂不爲而口腹津津此  
可憎耳

袁小修香猪贊 有序

周居士念淨云比鄰鄧氏偶得償債猪一口  
數日不食欲殺之方礪刀次而異香忽滿室  
覓室中無有則從猪身出也耳目口三處尤

香子與寶方。遂拉居士偕往觀之。猪適在門。殊馴擾。以手抹其耳。有異香。眼淚尤甚。手至。次早香尤郁然。感而作香猪贊。

含靈雖同。報趣迥別。或處于山。或居于澤。卽屬養物。亦多蠲潔。不淨之尤。惟茲剛鬣。盤食糞壤。園觀溝渠。喙與穢會。身惟虱都。專供鸞刀。業報靡逾。如何此畜。忽出妙香。香氣滿耳。香淚盈眶。香滿牙齒。氤氲非常。或云偶爾樂虛。菌蒸是大。

不然。茲實有情。不同頑質。幻變無因。或云爲災。或云爲瑞。或云宿業少福。多罪如比丘尼。宿誦法華。以破戒故。後墮淫家。以誦經故。口吐蓮花。茫茫業海。因果無差。多生罪累。感此艾猥。一念之善。香氣交加。是誠有之。猶屬常見。惟我大士。異類中現。五臺薄荷。豕中說法。晁氏所書。佛在齒頰。一月普攝。印滿千江。入流分身。處處放光。天見天身。龍見龍王。蠕族蝸種。蝮國蟻邦。擊大

法鼓建大法幢。維此異猪。莫作牠矚。亦非斗精。  
亦非仙牧。我方教體。純用聲音。彼衆香國佛事。  
香雲是大士者。從衆香至。以香說法。吸引諸類。  
聞此香者。普發深信。是謂大士說法。已竟。猗與。  
此香旃檀難同。旃檀之香。但能逆風。不能使人。  
心地開通。猗與此香。遠勝牛頭牛頭之貴。價值。  
閻浮不能使人。增長薰修。此香大士。不可思議。  
如何歛國。遇不再遇。嗟爾衆生。日夜鼓刀一餐。

不肉。預憂腹枵。豈知中有大士之曹。何忍屠戮。  
是烹是熬。有戒則香。無戒則臭。身是行。廁心如。  
糞豆。香海浣洗。亦莫能救。試觀大士。芬香酷烈。  
是何因緣。可不努力。我來隨喜。彌耳閉目。雙淚。  
橫流。如見舊識。以手撫摩。一宿尤熾。矢心精進。  
同歸香國。和南作讚。以代心勒。

余集生持戒禮懺疏 截

自天啟三年三月。始奉長齋。從此以前。除十齋。

日所度何日。總是啄腐吞腥之日。大者羊豕。小者魚蝦。凡屬飛者走者。水者陸者。何物免于刀俎之下。卽何物不葬腸胃之中。積數之。蓋不知殺却多少性命。是弟子口腹貪婪之罪狀如此。往事如不可追。前途何脩而免。惟我佛憐愍。開祐許我皈依。使弟子半生之願從此遂。畢世之冤從此解。

唐宜之孔孟齋俗說

世有不喜人齋者。則曰。孔子未嘗齋也。孟子未嘗齋也。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則是孔子未嘗齋也。孟子曰。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則是孟子未嘗齋也。嗚呼。釣弋之所取者寡矣。而爲仲尼之釣弋。抑又寡矣。不有山林川澤。平田廣野。能釣弋乎哉。周流四方。轍環列國。能釣弋乎。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能釣弋乎。刪詩書。定禮樂。能釣弋乎。是孔子不齋而齋也。後之人不



養○父○母○不○祭○鬼○神○不○享○大○賓○雖○無○鈞○弋○焉○可○也○  
爲○口○體○之○奉○者○而○自○度○其○功○德○不○如○仲○尼○雖○無○  
鈞○弋○焉○可○也○孟○子○曰○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  
然○不○曰○五○十○者○可○以○食○肉○乎○則○凡○耕○耘○之○衆○學○  
較○之○士○年○不○五○十○蔬○食○焉○可○也○而○况○乎○不○耕○耘○  
不○學○較○者○哉○由○此○言○之○年○少○壯○而○侈○然○以○自○奉○  
者○亦○王○道○之○所○禁○也○然○五○十○者○食○肉○斯○不○亦○傷○  
天○地○之○生○而○啟○老○人○以○好○殺○之○心○哉○曰○不○然○此○

聖○賢○之○妙○用○也○老○人○血○氣○漸○衰○胃○氣○漸○弱○其○滋○  
味○自○不○能○多○取○間○有○強○旺○善○啖○者○諒○亦○不○能○如○  
其○少○壯○之○時○也○且○孟○氏○之○說○果○行○人○旣○淡○然○自○  
甘○以○五○十○年○其○神○情○氣○味○必○與○蔬○果○相○安○而○與○  
厚○味○相○左○見○之○恐○猶○當○撤○去○耳○又○况○乎○學○道○之○  
人○年○逾○高○則○學○問○逾○進○清○虛○日○來○嗜○欲○日○去○豈○  
曰○吾○五○十○矣○可○以○食○肉○矣○以○厭○縱○其○口○體○哉○而○  
愚○不○肖○之○人○亦○每○以○年○老○回○心○嚮○道○雖○有○猖○狂○

無籍之夫大都以近死之心惕于生死業債之  
說其舉止動靜無一善狀獨至于殺生茹葷能  
自裁制然則五十者之食肉肉之食焉者亦寡  
矣孟子五十之語亦釣弋之微意

和自不銷多東間有起現善與音病亦不銷  
望賢之妙用也步人血餘補衰胃餘補弱其滋

題瞻禮舍利記序

如來具八萬四千毛竅。生八斛四  
斗舍利。衆生亦具八萬四千毛竅。  
亦應有八斛四斗舍利。隨根變現。  
是自根自現。世尊未嘗以無定光。  
相印人本根。脫曰衆生。卽得舍利。

隨根變現。則蛤蜊一介。鸚鵡一羽。  
牡丹一花。尚以靈根發出種子。况  
人人具有佛性乎。素性不堅固。頗  
能得桑木根。作沉水香想。從此回  
光入諸佛鼻孔。世世爲國士弘護  
佛法。自護舍利。

仙臞何偉然題

山觀何鞞然

廣快書卷四十六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瞻禮舍利記

有序

李封若元本

夫世尊舍利。從戒定慧生。歷劫重修。自天成也。不染五欲。光潤自生。難忍能忍。堅固自生。無人我相。感應自生。故有從骨而為赤者。有從肉生而為黃者。有從髮生而為白者。共得八斛四斗。

天上人間。龍宮海藏。分爲供養。放光獻瑞。佛舍利也。若菩薩舍利。辟支佛阿羅漢舍利。不能放光。多堅固子。嘗聞上黨開廢塔基。得舍利四十。九顆。潘國主請爲供養。越歲餘。開視添數顆。未知數顆所生之源。妙峰師與柳居士請五顆。建塔於清源。余瞻之。若秣米大。其色蒼黃。又一日。過禮。貯玻璃瓶中。其色白。大小如前。少室慈航。孝公覲國主。亦請三顆於九華杯渡庵供養。此

皆從四十九顆中流布者。初康生求舍利時。吳主限三七日。已從寰中來。士庶聞其聲。皆異之。主猶信之不及。令以鍊砧鎚扎爲驗。入砧中不出。以鷄卵撼之。乃出。皆我世尊慈悲。憐其生命也。夫舍利往來無定。若五臺山舍利。但遇風雨雷時。遶塔有聲。不知何故。通許塔舍利。時或出現。僧似縣主。縣主放掌中細視。卽汗出。放光時。透過掌。並無畱礙。因奉汴京大相國寺。起塔供

養中牟大寺舍利。於池中常放光明。汲水尋之。不得。獨阿育王寺舍利處。空中大小不一。光相無定。隨根變現。而舍利本無變現。人之見量異耳。天下名山舍利。或隱或顯。俱有妙用。阿育王舍利處。顯爲人天水陸幽冥。說種種法也。放種種光。卽爲說法。或大或小。卽爲說法。或作音聲。卽爲說法。或變現異色。卽爲說法。從地涌出。卽爲說法。從空中來。卽爲說法。此又世尊之願力。

圓滿也。余遊雲間。值四明封若居士。讀舍利記。則知居士爲上根利智。所見光相圓廣。故發歡喜心。而爲讚嘆。是心卽是佛心。卽是說法。卽佛放光。無別法可說。無別相可見。只此一念回光。卽入諸鼻孔。余因居士斯記。拈出舍利源本。令見聞隨喜。功德無量。隆妙書。

吾明州玉几山之阿育王舍利。從來舊矣。觀者各具一眼。故志中所載。及四方瞻禮之客。其說

不齊。予弱冠時。輒游玉几。見寶塔中金鐘。上懸  
內小珠一顆。如菉豆許。注目久之。左右旋轉。漸  
能圓大。至籠絡于塔外。若烟霧然。不可迫視。以  
語同觀。咸不聽信。若予臆說者。歲天啟丙寅。六  
月既望。吳郡汪無際。孝廉。偶過明州。雅慕玉几  
舍利。及蘇長公宸奎閣記。予爲操舫。邀其遊覽。  
侵晨出郭門。至時已停午矣。遂于寶幢具饌。舍  
舟徒步。炎氣鬱蒸。雖卸衣跣足。而流汗成漿。到  
寺不遑瞻禮。第息喘濡涸耳。坐道謙上人方丈。  
急具湯與無際。先後沐浴。方丈北嚮。而又逼近  
山麓。多松筠蔭蔽。綠苔滿階。焚香啜茗。譚笑偃  
息。頃忘六月。旋巾舄上殿。拈香。無際急欲得觀。  
面南長跪。捧手注視。始恭謹端肅。屏氣凝神。旣  
目駭心驚。欲言而訥訥不出。久而亟稱寶號數  
聲。置塔稽首。予詰之。則又不暇顧答。要予速觀。  
予亦長跪手捧。疑聚雙眸。一餉時。變幻殊特。不



可思議。亦爲置塔稽首。各言所見。無際則初視止。有金鐘。小頃鐘角各擊一珠。久視并金鐘化爲蒼葡萄。後白光閃爍而止。予則仍見金鐘內一菘豆小珠。碧色。旣而鐘忽不見。珠大如芡。紅色。旣而長如珀墜。透徹晶熒。若紅光與塔相輝映。此時諸僧及諸青衣在側。但云不見。第直殿僧云。朝夕頂禮。偶一放光。如火如電。頃刻不畱。若恒人所見。止金鐘綠珠耳。相與讚嘆。隨喜娑羅。

樹下。讀坡公宸奎閣記。文情疎暢。書法清遒。賞玩不已。又從香臺上看喬松數盤。與玉几映帶。時淡烟籠樹。霞錦麗天。日泊崦嵫。儼然圖畫。小頃就僧房晚飯。飯畢。乘風天外。亂螢百千。經緯林木。予笑謂無際曰。此豈峨眉着葉落耶。相眎而笑。時于此間得小佳趣。及各睡去。至五鼓時。而鐘磬木魚聲已來枕畔矣。起視皎月在窻。明星列岫。因爲披衣散步。無際亦起玩月。各拈一詩。

舍利言  
天色向曙。速盥櫛。於佛前瞻禮如昨。復請舍利  
同觀。無際言金鐘平滿。珠溢于外。金光燁然。予  
則見鐘如石綠。雕成。勿復金色。漸有梵書。呈現  
奇古。不省何字。敬安置大塔中。載拜稱謝。隨往  
者止一童子。亦見白光隱現。其他不見如前。夫  
舍利顯跡。西晉至今。于有餘禩。歷代明君崇奉。  
檀越護持。迄今虔禮者。無不灼爍顯現。卽見者  
又彼此異形。始末異狀。其故何哉。蓋如來以八

萬四千毛竅收之。則歸靈府。散之。則演舍利。吾  
人亦具八萬四千毛竅。散之。卽爲六賊。收之。則  
歸一真。一真恒湛。心竅靈通。八萬四千無不隨  
應。故著于目光。或燭天微于耳。鐘能響地。若耶  
舍尊者於五指間。放大毫光。則手足口鼻具足。  
神通不持眼耳。因知各見舍利者。凡夫本具性  
靈。獲見舍利。殊幻者。慧人別有根器。今沉淪肉  
眼。戕賊性靈。慾火熬煎。不可撲滅。而復妄有譏

彈。予心惻之。爲下一二省語云。試觀親見如來者。屬凡屬聖。屢劫崇護者。是智是愚。有不炯然自辨乎。

夫舍利佛光卽佛印也。佛印卽心印也。舍利人人具。不人人完。惟佛現光。人人瞻。不人人同心相別也。心心相印。佛佛相現。圓矣妙矣。難測究矣。封若同勝友。孝廉皆上根。志心顯現自別。所記是摩尼寶珠。令老眼宿心返還舊觀。

天爵堂筆餘序

錄天爵堂筆餘十餘葉耳。其論天  
人之際。風土之殊。賢愚之辯。朝野  
之謀。經史之原。詩文之撰。古今之  
學。博識之能。以至技術之末。羽介  
之微。知無不言。言無不痛。似乎不

樂○與○世○言○而○作○孫○登○嘯○也○又○似○乎○  
不○得○與○世○言○而○作○阮○籍○之○哭○也○三○  
寸○穎○端○具○若○大○世○界○轉○覺○生○花○欲○  
枯○如○椽○較○小○珥○入○華○軒○更○不○知○作○  
何○伎○倆○乃○云○餘○哉○昔○人○云○廣○不○假○  
岳○之○筆○岳○不○假○廣○之○旨○無○以○成○美○  
筆○旨○兼○至○其○在○筆○餘○乎○

仙臞何偉然題

山顰何新然

筆旨兼至其本筆

廣快書卷四十七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天爵堂筆餘

刪薛千仞本

客星非吉星。亦非因子陵而見。剡溪漫筆辨之  
最詳。楊升菴先生無書不考。有詩云。半天高柳  
驛門青。我是客星非使星。亦作吉星用。不知何  
說。

舍利余見數處。大小不一。有二三粒。四五粒者。盛以美噐。幕以絳紗。視之皆砂礫。附會可笑。獨吾鄉阿育王寺者。良異。余十五六歲時。同衆瞻禮。見舍利繇微漸大。漸生白毫光。俄而變五色。光周匝如車輪。或東西轉。或南北轉。或平布旋轉。或成大珠一圓。或散作小珠數十圓。久之而滅。余驚恠稽首。而衆皆稱不見。

本朝永樂宣成正嘉。審噐與宣廟銅爐數百

年後。價視宋時。諸甕商周彝鼎。必翔宋甕。色製雖古雅。而噐之精工細澤。遠遜今代。彝鼎出土者。反易致。宣爐在今日。已不多得矣。吳中名畫。如沈啟南。文徵仲。唐伯虎。陳道復。諸公後世珍之。不在趙文敏。米襄陽。黃癡倪迂之下。而吾鄉金本清。太僕畫竹。亦必在文與可。蘇長公之間。以其皆文人之筆。無一毫畫工色相。更難在每畫之中。詩與書法。無一不佳。百世可知。推之以

理。

畫中惟山水義理深遠而意趣無窮。故文人之筆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蟲花草多出畫工。雖至精妙一覽易盡。余謂丹青有宗派。姑蘇獨得其傳。

讀書作文俱要一副真精神。坐則神奮。卧則神弛。此常情也。然卧常可以作文。而必不可讀書。曹操有欹案可卧讀。楊盈川有卧讀書架。二君不知何見。今之對書而睡者當倣之。

六經二十一史文章在茲。經濟亦在茲。所當讀之書盡于此矣。此外卽諸子亦經史鼓吹耳。讀固可不讀不妨。近日學者務旁求百家雜撰。尤沈酣世說。以爲奇。而質以經史。茫然不能應。亦奚以爲。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必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不可不慎。



世說片語。隻詞。諷之有味。但可資口譚。近日修辭之士。翕然宗之。掇拾其咳唾之餘。以飾文而文斯小矣。

三百篇。詩之祖也。楚人之騷。漢魏之樂府。五言古詩。去古不遠。六義未乖。所當誦法。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然可兼爲。不可專攻者也。近日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卽五言律五七言絕句。善作者少。而況古詩。夫至無人不七言律。而誰謂詩不亡也。

于鱗。華山記。旣奇旣古。亦肖亦真。方之寫照。洵目送飛鴻之手。不知記似三峰。三峰似記。必讀記而知華之勝。必登華而知記之佳。想此老搦管時。定有岳靈來助。是濟南第一文字。七言律。法度貴嚴。紀律貴整。音調貴響。不易染指。余見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宜其欲入而自閉其門。終身不得窺。

此道藩籬無怪也。

謝少連改三國志作季漢書以尊漢室。陳壽國志稱魏稱吳。而于漢則稱蜀。易國號以地名。余少時深以書法爲壽病。及今思之。壽一代作者。立意著史。必有所見。魏吳本列國之號。漢則劉氏正統之號。夫以正統之號與列國對稱。魏吳之失。開卷便見。故以蜀代之。不知其大無當也。朱子綱目。雖以蜀漢接東西京之統。而三國本

志列在二十一史者。一字之誤。萬世不能改。今人作事。有偶勝古人者。季漢書是已。

風人與訓詁人。肝腸意見。絕不相同。訓詁者。往往取風人妙義。牽強附會。老杜身後。受虞趙兩君之累。不淺。近見剡溪漫筆。解三峽星河影動。搖引天官書註。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是天之旗鼓。動搖主兵。杜公雖破萬卷。恐未必拘拘証古若此。暑月夜半露坐時。觀

晴空星河影。隱映錯落。儼然動搖。處處若此。况  
三峽乎。剡溪通士。不應爲此解。  
學問如家計。日營運。則家日長。否則退。學問不  
日長。卽日退。亦在乎爲之而已。

嬰兒纔舉。立見成人。寸木方栽。俄成林樾。惟人  
學問。只覺不增。是故分陰可惜。而思假數年。  
飲席中。譚學問。譚人陰私。譚宦遊事蹟。是大惡  
道。耳不願聞。然譚宦蹟止于取人咲。譚學問使

人妒。間有取禍者。譚陰私。則鬼神從旁聽之。  
富貴人作貧態。如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  
以布被示之。貧賤之士。作富態。如庾杲之。請人  
餉。指枯魚菜菹曰。我不能食。忘其三韭二十七  
品之膳。此輩自古有之。不但今日始見。以兩人  
較。貧士富態更可羞。

漂母飯信。卽今之老嫗。見鬚眉男子。行乞于市。  
而與之食。未嘗擇其人也。觀其言曰。吾哀王孫

而進食。明是哀其窮飯之而已矣。王孫豈可哀之人乎。偶然遭信。遂成千古之名。士爲知己者。死千金爲報。信之意深矣。

古今之稱傲弟。莫如象。及舜以有庠富貴之。象亦安焉。不復以殺舜爲事矣。使象生于今。不當稱賢人邪。陽明先生在龍翔時。有象祠爲之記。立意極奇。觀先生之記。象安可不祠。人皆有兄弟。而我獨無益。不能不思及于象。

沛公還軍霸上。與父老約法三章。約之爲言節也。觀其言曰。父老苦秦苛法。曰餘悉除去秦法。則秦法極繁多。沛公特節之。而爲三章耳。非相約也。

孟子與荀楊同列。漢以來皆然。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自皮日休始。

貢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爲吏。夫贅婿。

爲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賊吏同條。漢人之輕贅婿如此傷哉。貧也。

保身于身所大欲。德人于人所不知。守志于志所未得。輕世于世所不驚。樂生于生所聊托。惜福于福所過享。敦讓于讓所不堪。祈天于天所未定。真名言哉。

長卿儀部之才。如天風乍來。海濤忽湧。難原其始。難要其終。不但今代無雙。漢之文園。唐之青蓮。宋之坡老。明之長卿。蓋一身四現者也。

役使羣動。莫若權。賢者操之。不肖者弄焉。操之天下安而身安。弄之身危而天下危。至操之則不能弄之。則不敢。而天下與身之安危。奚屬。子產在鄭。民不能欺。西門豹在鄴。民不敢欺。子賤在單父。民不忍欺。爲政者視鄭鄴單父。何去何從。

倣官而時時言去。決非豐林茂草之人。爲士而

語語自高。必是昏乞日驕之輩。

生我父母。知我鮑叔。座主之恩。不在父母下。然有嚴君之令。不行于逆子。况師弟乎。

在上必凌。在下必援。上交必諂。下交必賈。以此思交。安得無轉盼操戈者。

隱忍皆因貪心所使。士苟廉潔。卽能安貧。能安貧。卽無所貪。無所貪。惡在其肯隱忍。

南茶北酒。非余僻論。余忝北方五省。足將遍。所至咸有佳釀。北方水土重濁。而釀反輕清。不類其水土。至清豐。呂氏所釀。又北酒之最上。南和乃氏稍次之。亦爲北酒之上品。南則姑蘇三白。庶幾可飲。若吾郡與紹興之三白。及各品酒。幾乎吞刀。可刮腸胃。

綺語之綺。謂羅織如綺。觀水識文。自知。今皆認作辭語美好。如錦綺。誤矣。

高東嘉琵琶記。傳奇之關風教者。辭亦真切。富

麗足稱曲祖。但邕故非忠臣。就編中未嘗組織。其何等忠事。而道家門詩云。全忠全孝。文人落筆不檢如此。

羹之骨董。作于坡翁。語類之汨董。載于晦翁。後人相沿。遂呼玩物爲古董。只此口頭二字。便不可考定。

古樂府不宜擬。沈休文曰。樂人以聲音相傳。大字是辭。細字是聲。不可讀。亦不可解。魏晉而後。止用其題。不襲其意。不諧其調。夫意調之不得。而徒用其題。何取于此義。何不另取一題。作古詩歌行乎。

今人作文。用宋元故實。卽如宋元用唐事。唐人用漢事。理所必至。何妨乎。六代而下之文。不及周秦兩漢。或可少觀。非謂六代而下之人之事。不足取而用也。嘗聞人相率戒用宋元事。得非吠聲乎。

中國所行佛書。五千八百卷。譯者但取語音相  
似。牽合成文。未必盡與雙樹下語契合矣。余按  
劉向列仙傳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  
人。已在佛經。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盧授大  
月氏王口傳浮屠經。隋經籍志曰。佛書久已流  
布。遭秦火之世。所以湮滅。則知中國久有佛書。  
不待白馬馱而後入也。

近時里巷所謳掛枝兒。聲詞意味。婉轉悠長。真  
似哀不傷。樂不淫。有風人之遺。南中之羅江怨。  
調更酸楚。雨邊月下。枕上舟中。足令斷腸。亦新  
聲之得古意者。

制舉義口代聖賢。今以取士。士三年一舉。文體  
亦稍一更。日新月盛。大物也。亦妙物也。豈有一  
代取士之大物。妙物。而後世不傳者乎。燈牕老  
儒。每嘆此物爲空言。無當不足傳。是或有激之  
語。至以之取功名者。亦往往發此論。人莫不飲



食鮮能知味也。

周野王問予曰。詩與制義孰佳。余答曰。制義佳。野王曰。何謂也。曰。詩能窮人。制義能富貴人。敢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比雖戲言。良有至理。走九州而後知天地之大。亦知天地之小。走兩都而後見人才之多。亦見人才之寡。

白頭作客。真如老婦倚門。嬌韻消而赧容在。

客問曰。今之名士。莫多于吳越。吳士與越士孰易得名。曰。吳易。客曰。越僻邪。曰。不然。吳之先達。弗惜齒牙。餘論。

放肆不可作人。况作詩文。以詩文放肆。故不免于縲紲。不免于病狂。

誘人子弟入飲博之門。其罪小。誤人子弟入詩文邪路者。當服上刑。

孝子之至。無如必報父母之仇。伍員董黯。孝之至也。此之謂非常之孝。不可以曾閔之庸行律。

之。聽人言少孤之家。廢與成材之子。亾不知淚之何從。心之欲裂。乃知人所痛心。不可語及。厚嫁女而薄延塾師。吾鄉通弊。盛闢臺池而不營家廟。不獨吾鄉爲然。

文人多癖。仲詔癖于石性也。人譏其附元章。然癖阿堵者。絕不謂其附曹武。仲詔特不應姓米耳。

屈到嗜芟。曾皙嗜羊棗。劉邕嗜瘡痂。王濟癖馬。杜預癖左氏。曹武癖阿堵。猶蟬之露。犬之糞。彼各有性。天固未嘗以其所性者穢而不生。犬士非仕宦而入都。殊非佳事。都門風塵之藪。亦風波之場。得不爲風波之民幸矣。每聞交游見呼高士。我頗不覺自頽。

華山尹仙客居靈濟宮。三水文吉士少玄偕余。走訪見之下拜。尹亦拜。執禮恭甚。有道之士未

嘗驕人。但不受人驕耳。

章疏發語太遠。叙事太長。文法太深。雖士大夫。厭于觀覽。况人主乎。

清修之士。嘗號山人。美稱也。今長安中。無位而遊者。不分牛驥。皆自稱山人。人亦不分牛驥。皆從而山人之。誠不省其何說。方臯伯樂。今安在哉。

山人免見。必不署于清要之門。懷刺遍投。必不出于好修之子。

好古當格古。不得妄求其說。以實之。趙宋宣和。物入虜中。高宗僅以身免。後從臨安。迎祖宗神主于汴。尚有遺失者。而况古玩。南宋末帝匿山中。數日。始遇殘兵。爲航海計。安得從容携貢。研無數。沈海中。閩中今製貢。研動稱宋時航海所沉。而爲漁人得者。此出諸鬻古牙僧之口。則可。文人習之。亦皆不察。可咲也。

盜所盜皆人間物。一旦思起而盜。司命之權夫。司命之權而可盜。則其人安矣。

義禽義獸常見。義士不常見。何也。禽獸無望人之心。苟不屠宰而養畜之。故見恩而不見怨。惟人常存過望。人之心雖恩之而亦常不足。故見怨而不見恩。夫見怨而不見恩。此義士之所以不常得。



戲瑕序

其飾而望其難矣然自

錢子簡棲著刊誤辨疑之書名戲

瑕。劉勰所云尹敏戲其深瑕也。如

昔康成不識車渠中郎不識反舌。

崔融不識瓦松。段文昌不識昔耶。

貞觀省郎不識杜若。玄晏先生不

識撐犁。吳融韓渥不識野馬塵埃。  
淮南子以蜚爲蟻蠓。劉孝標以皇  
初平爲雨師。沈休文以犧尊爲書  
鳳皇毛。王子建不知疇之爲麻麻  
之爲衣。凡如此類。俱以高才。瑕于  
踈識。取其瑜而堅其瑕。宛然自獻。  
其瑕環而供我之戲也。夫得申我  
之辨。則窒隙踏瑕。亦何所詘。卽恣  
其滑稽之術。所不辭矣。噫。戲焉而  
亦弗明于識也。則何以拭陵陽之  
淚也。

仙驪何偉然題

其骨蘇之。斷。不。編。矣。觀。趙。燕。而。  
之。辨。傾。室。削。觀。疑。亦。何。復。出。唱。恣。  
其。辨。豈。而。封。非。之。遺。也。夫。爵。申。拜。

廣快書卷四十八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戲瑕 簡摺元本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  
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問。浣。紗。篇。云。鳥。  
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  
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臥。於。道。側。蘭。麝。芬。

芳見者咸美其容。此又言美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不可盡信哉。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蓋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必遲青泥之封。故今人直以青泥爲墨矣。

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瑤瑁筵。此類甚多。往往誤稱。相沿不改。後遂爲填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訛。而作懷王便不成佳話矣。高唐賦中且爲行雲。至今亦莫有稱且雲者。看來古人下語練。



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閱元微之會真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石有名龍鍾者。漢武帝時。陽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宛委餘編龍鍾不翹首貌

宋王微詠賦。而廣文選誤王爲玉。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宋人小說辨之詳矣。近眉公枕譚亦援其說。以爲疎謬如此。殊誤觀者。但余考宋書南史。並稱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爲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此。然時代遼遠。古人文字少傳。集中詠賦未之詳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遣詩二十二首。載笠

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間夜已深。宋家微  
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香獨滿襟。  
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託之聲詩乃爾。  
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然令此賦果出景玄手。  
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  
不甚相遠也。

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其稱謂  
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  
也。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然杜氏未嘗誤也。乃  
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遠行裝束爲行李耳。觀  
隋江總有辭行李賦。則行李爲行使亡疑矣。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  
已葬。開棺復醒。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此  
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乃演出一段無稽  
之談。以酒家主人爲狄希。以沽酒者爲姓玄名  
石。讀之真可絕倒。其非于令升筆斷無疑矣。

梁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光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爲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並足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索虜託跋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秦有嶧山碑。泰山碑。胸山碑。之罘碑。琅玕碑。並李斯籀文。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豈亦所謂沒字碑耶。聞山東鄒縣。今有嶧山碑。翻刻。蓋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按晉支遁。字道林。世稱林公。亦稱支公。亦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法師。未嘗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北地道人耳。

南齊蕭詵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嚴陵瀨有風七里。無風七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爲籠。余以爲皆非。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話。似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衙字當弄字者。恐誤。衙卽巷字。楚辭。家衙家巷也。楊子一閔一巷也。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卽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閔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王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王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號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却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爲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真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應

劬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傍人  
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祐詩結語。翻  
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  
謂脫胎換骨。

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外傳  
注曰。衝。衝軍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  
堂。遙以折之。按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爲虎  
翼。風爲地蟠。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

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地虎。所  
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  
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豈注韓  
詩者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耶。漢末三  
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慕輿根爲折  
衝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唐有折衝府。唐人田  
司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

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台。九卿法

北斗。春秋漢舍孽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家語子貢問玉篇。孚尹旁達。信也。注孚信尹正也。孚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禮記注亦云。孚尹猶言信正。獨初學記玉部之事對中。改孚尹爲浮筠。而以儷於垂棘。其下引注。不明言其所以。友人嘗舉以問余。謂初學記乃唐朝徐學士等奉詔所撰。大較與藝

文類聚略相似。考之類聚本。孚尹與家語禮記合。而初學乃作浮筠。何愛奇而好訛若此。與余應之曰。子徒見夫陳澹之禮記集說。何孟春之家語注。而未見漢鄭氏所注戴氏禮。則何怪其然也。鄭氏謂孚當讀爲浮。尹當讀如竹箭有筠之筠。浮筠。玉采色也。然今世儒皆讀孚尹如字。贖贖相傳。不及古人遠矣。

按漢劉熙釋名與浮字同義。謂浮甲在上

稱也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熒熒不採。炎炎奈何。兩  
葉不去。將用斧柯。孔子入后稷之廟。讀金人背  
銘。則曰。滔滔不滅。炎炎若何。毫末不扎。將尋斧  
柯。本皆黃帝之言。而有小異。至宋徐羨之奏廢  
義真。則又平反其說云。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  
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黃石公書曰。香餌之下。  
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而吳小將張梁。  
亦平反其說。以諫孫權。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

幣購勇士。是數者語相髣髴。意實一揆。

唐李語著刊誤。謂周禮九棘三槐。通言九卿三  
公。故九寺爲九棘。不宜獨指大理爲棘寺也。宋  
彭乘撰墨客揮犀。謂左傳一介行李。杜預注行  
李爲行人。今人以行裝爲行李。非也。二書傳至  
今日。又數百年矣。孰有稱九寺爲九棘者乎。孰  
有不以行裝爲行李者乎。何況他事。焉能改哉。  
貴耳賤目。有胸無心。在古如斯。所謂年年依樣

畫胡盧匪自今而然矣。

他馬與路馬同道不自歛退與之齊行是之謂

齒。有誅者薄責皆可名誅也。或謂見路馬之芻

而蹴以足者或謂驗路馬之齒而命其年者皆

非案馬齒之義。晉取虞荀息操璧牽馬而報獻

公公喜曰璧則猶是也。吾馬齒薄長矣。故今人

自謙其年曰馬齒。至荆柱國莊伯令涓人取冠

進。上問馬齒。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之齒上下十

二牙上下十八合為三十此則齒牙之齒矣。應璩新論有之。

百辟立中正。九品置都士。州閭與郡縣希疎如

馬齒不相識。何緣別義理。亦此齒也。二馬齒字

稍與齒路馬之齒不同。

疑耀謂姬者周姓。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

人通稱耳。其似不然。姬故黃帝氏姓。周人厚之。

故春秋稱王姬。諸姑伯姊並得稱焉。魯為同姓。

稱叔姬季姬共姬。猶齊之稱姜。宋之稱子。陳之



稱媯。秦之稱女懷嬴之類是也。蓋古者婦人稱名。率從其國姓。而女之適人者。明有所從。則又繫諸國。若郟伯姬。杞叔姬。宋蕩姬。鄭季姬。衛穆嬴。宋穆姜之謂矣。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傳曰。同姓之親。故稱盛姬。固一說也。然水經注載巫山之上。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季。名曰瑤姬。襄陽耆舊傳。則稱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是不在周以前乎。而楚非周姓。文

王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魏安釐王如姬。最幸。爲公子盜晉鄙兵符。楚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仗鄭姬。右擁越姬。又左傳有秦姬。燕姬。胡姬。陳夏姬。彼何以故。至漢魏而後。相沿爲嬪嬙戚畹之通稱矣。然則稱姬者。自是美名之意。在赤帝時。已有之。何關後人謬戾哉。張氏力詆其非。重出而兩見之。抑別有見。竊謂今之稱姬者。獨吳人爲近古。蓋吳之先。故姬姓也。六朝三唐詩中。

往往稱吳姬。至燕趙佳人並稱姬。罪不在字學之不明矣。

郭注精誠之至。故爲秋栢之實。猶言化爲異物耳。卽婦人化石。長弘之血成碧。望帝變爲杜宇。意追思少年讀莊子。粗心浮氣。却將秋栢之寔。作拱木義解。大謬。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紺黑相雜。若帷幙然。陸士衡招隱詩。密葉成翠幄。謝玄暉詩。綠陰漸成帷。其義一也。而

司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治疾當得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冬。反得丞橫麥。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丞橫麥。合藥。病日瘥而遂死也。按潛夫論如此。支羅服疑今小朱蘿蔔也。吳越間有之。謂之丁香蘿蔔。其形如參。故誤用耳。丞橫麥。疑卽本草穢麥是矣。陶弘景曰。根似穢麥。故謂之麥門冬。以訛傳訛。曷所底止。

列子。宋人以玉爲楮葉。韓非子。宋人以象爲楮葉。

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做個德勝利市頭廻。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無中生有妙處。遊情汎韻。膾炙千古。非深於詞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爲然。卽水滸傳一部。逐廻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今坊間刻本。是郭

武定刪後書矣。郭故跗注大僚。其於詞家風馬故哥文悉被剗薙。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離。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絕倒。胡元瑞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足尋味。今爲閩中坊賈刊落。遂幾不堪覆瓿。更數十年。無原本印証。此書將永廢矣。然則元瑞猶見之。余所聞。罪似不在閩賈。點鬼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宣和遺事亦載宋江。并花石綱等事。施氏水滸傳。盖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因潤飾

以成篇者也。

婦人纏足。胡元瑞以爲起於唐。盛於宋元。楊用修初不得其說。後讀漢雜事秘辛。而方知漢世已有。至以疎陋自嗤。二公該洽。其辯訂閨閣中事如此。余見一書稱纏足始於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人也。此說最古。要必有據。宋人小說中惟圓澤三生石上事。是蘇長公撰。却類唐人文筆。今廣記中已闌入矣。後閱冷齋夜話。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載李澄之子源。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託生錦襦婦人家。却後十二年。扣角而歎於孤山月下。蘇長公刪潤其語。而曰圓澤。其實非長公筆也。

昭明穆美。蓋光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故文昭武穆之稱。當出後人頌述。豈其序於生前哉。考之大戴禮。惟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故曰羣昭羣穆。咸

在而不失其倫。又曰。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至於  
 葬之用昭穆。不知何始。疑亦行古之道耳。今人  
 葬禮猶沿。其禮不廢。百坐位之間。動稱昭穆。  
 溺其旨矣。至有父子叔侄。間亦相向而坐。假借  
 昭穆之義。不亦乖乎。

世傳龍城錄。是柳宗元撰。而近見一書。載柳誠  
 懸嘗作龍城記。為錦樣書。以進。唐文宗方御煎  
 麪。月兒羹。命分賜之。不知何所據也。抑龍城記

又別一書耶。小說並稱宋人王銍撰。托名柳州。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  
 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  
 將見之。此戴禮祭義之文也。後世清明十月朔。  
 掃墓之義。出此。乃疑糴謂寒食節上墓。其制不  
 見於古。即孔子謂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  
 寒食。豈其未之讀禮乎。  
宋朝謝晦有悲人道賦。惟蒸嘗與灑掃。痛一朝

而永絕。

我段

卷四十八

十四

公孫弘布衣爲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兒大  
夫分祿養賢。卑已下士。葛繹彭侯。隳壞其緒。毀  
其客館。議堂以爲馬廐。掃舍。今人並言劉屈氂  
而不知有葛繹彭侯。按公孫賀劉屈氂爲丞相  
時。客館已廢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實非屈氂  
壞之也。

以白土飾牆爲堊。郢人運斤削而去其堊是矣。  
而韓非子宮有堊器。漆之也。豈灰飾亦可言漆

乎。又周禮注。素車以白土。堊車。藻車以蒼土。堊

車。則不獨牆謂之堊矣。

山海經大孰之  
山中多白堊

墨子年八十有二。歎曰。世事已可知矣。乃人山。

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  
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墨子拜  
受。合作。遂得其効。乃成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  
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遼。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  
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

不止一處也。然則墨子仙矣。何後人以為釋哉。非膠柱子輿氏之說而傳訛之耶。

行一老先生云。許文穆公昔年以史臣奉使

冊封朝鮮。其國王問柳柳州彊芽帖書法頗佳。有處可物色否。文穆一時不知所置對。事竣還朝。問諸館中諸公。亦復茫然。於是文穆謝病還新都。以不能應對為恥。信乎博識之難也。余訊故老。皆不知有薑芽帖。偶閱柳子厚詩。有重贈

劉夢得二首。末章云。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而劉隨州禹錫集中。亦有答柳柳州三首。其首篇云。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歛手徒。即此事。薑芽帖信有之乎。第我輩日聚訟於雌霓癡龍之間。猶未及究此僻事。許公宰輔。豈暇汎瀾。不知何足為病。

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明未有一  
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其說  
駭俗。無已太狹。夫詩本性情。六朝樂府。三唐絕  
句。何莫非緣情之妙製。聲韻天然。可絲可竹。信  
如張言。然則彼皆非耶。沉香亭下。清平調。與旗  
亭酒壚諸歌。宮人伶伎。矢口而寫。亦何嘗更換  
錯綜添減。而後於聲律協乎。且自饒歌十八曲  
而下。歷代樂章。以薦宗廟。以格天地。皆是物耳。

假令不入聲律。曷以臻斯妙用。古人有知。豈不  
揶揄地下哉。張氏又謂離騷廢而樂府繼之。不  
知未有離騷。先有樂府。其來久矣。桐峰梓瑟。昉  
自窮桑。卿雲南薰。起於虞代。穆王之白雲黃竹。  
尼父之梁木猗蘭。是皆在饒歌十八曲前也。何  
謂繼騷而作耶。

國策史記諸書。載豫讓對趙襄子言。智伯以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說死則曰。智伯朝士待



臣。臣亦朝士爲之用。始紀月令。始雨水。桃李華。蓋本於夏小正。春正月。柰桃則華。後禮記改爲桃。始華耳。留青別札。乃謂始字當讀如試。花之試。然則蟄蟲始振。始電。桐始華。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始乘舟。天子始絺。涼風始至。始用行戮。天地始肅。始收斂。水始涸。雷始收聲。霜始降。水始冰。地始凍。天子始裘。皆可云。試乎。豈可。古人著書。若是其膚陋哉。抑何鑿甚。

宋秦丞相檜。當國勢燄熏天。上大夫稱之曰咸。陽。而不名。亦猶晉號司馬氏爲典午。唐呼牛僧孺爲奇章意也。又檜嘗自稱秦會之。而不名。字以表德。於義亡當。古諺云。千里井。不及唾。以嘗飲乎。此雖去之千里。而弗忍唾也。此卽食不毀器。蔭不折枝之意耳。亡它深義。故觀曹植代劉勳妻王氏作去婦

詩曰。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而李白爲平虜將軍妻賦詩。亦遂採用其意。而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絲。又六朝詩中。援引唾井事甚多。乃宋人附會莖草之說。何其穿鑿甚乎。

繆姓通作穆。秦繆公。魯繆公。左傳皆作此穆字。三國志。關羽謚壯繆。近皆呼作紕繆之繆。余鄉白龍之母繆氏。今文字中亦共稱繆祠龍女。恐不如穆祠爲古矣。又葉姓从葉。孫堅傳有都尉

葉雄。宜從本韻。失涉切讀。與好龍之葉公同爲正。俗作葉。是草木之葉也。又譚姓。卽談姓。晉有征東將軍談巴。近余邑直呼作敢字。於義亡當。苻姓从草。今並書竹。皇甫覆姓。今止呼皇。種種訛舛。何不正之。往時有呼屈原之屈。爲屈伸之屈。不知其字同而音非也。前輩嘗有一對。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斯亦可以證歟。宋晉陽張邦畿著侍兒小名錄拾遺。旣不免挂

一漏萬而汝陰王銍復著補侍兒小名錄。雜出不倫。所引霍小玉傳。媒氏鮑十一娘一段。殊於侍兒小名亡當。又載李文公集禽滑稽問於子墨子叔曰。無恒姪女曰數奇。妾曰善佞。皆寓言也。其猶子虛烏有亡是之類。豈宜向癡人前說夢耶。王丞相妾雷尚書。是美戲之辭。何與小名故事。

巾箱書。雖始東漢時。濫觴至於唐宋。則爲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懷挾之書。名曰刮鏞。中作細行字。皆蠅頭小楷。梓行於世。近來浙中盛行小帙書。初則供估客蓬窓之翫。今詞人賦客。並載以出遊。纍纍滿囊。似非雅道所宜也。

李藥師遇虬髯客。事甚奇。張說立傳。文亦變幻。及閱宋人高平范公稱過庭錄。則又有黃鬚傳一篇。但言竊富家女。不言楊家紅拂妓。而虬髯

損貲佐李一段。亦不之及。文無波瀾。不似出唐人手。

湯有七年之旱。史記云。流金鑠石。而說苑云。煎沙瀾石。史記云。桑林翦爪。而說苑云。持三足鼎視山川。其說稍異。

別國洞冥記。載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忽失朔。累

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見至紫泥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淵。漣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後有黃翁告朔曰。汝太白星精也。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

多能無不該博矣。烈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至宣帝時猶在。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三說如此。後余閱道德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一曰金氏。生三日而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此其說更竒。嘗謂回之朝亦可名朔。不獨月之旦爲朔矣。但大史公與朔同事武帝。不應略其始生之事。而第云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語。是直以先生爲滑稽者流耶。及觀先生自上書武帝云。臣幼失父母。養於兄嫂。蓋初未嘗言育他姓也。且神仙傳稱東方朔生天無歲星。武帝亦云。歲星在朕座傍十八年而不知。洞冥又謂太白所降。豈不訛之訛者乎。又曾見一書云。母夢太白臨其上。因有娠。生朔。此又傳訛獨異志者。按天文書。五星盈縮夫

位。其精降於地而爲人。歲星降爲貴臣。太白降爲壯夫。處於山林。然則朔之爲歲星所降。斷無疑矣。乃朝野僉載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觀者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比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旣告請甚多。遂卽隨意支配。據此。則東方朔本一人也。今變姓爲上下四方。而其名獨不易。何也。是時逆韋全盛。好厭禱之事。而此邪俗師婆。專行厭魅。其後事發伏誅。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在道之惑世如此。不大可絕倒哉。元人西湖竹枝詞。有柳州亭下問來婆。卽指其事。附錄于後。以資軒渠。

錢王諱鏐。又小字婆留。故吳越民間。皆改劉爲婁。如婁膳。婁門。婁江之類。竝因鏐字而改。今嘉定縣卽古嚠城地也。其時不特呼南海婁氏。番

禹婁龔。及婁漢宏。婁仁祝。驅卯金氏。而悉從邾國之後。此亡論矣。獨怪于古人姓名。亦無不易。何歟。王嘗命簡書辟羅隱。中有二聯云。仲宣遠託婁。荆州都緣亂世。孔子辟為魯司寇。只為故鄉。千載而下。令人撫掌。案山海經有夏后開。蓋諱啓名也。諱所繇始矣。至夫差女名二十。故吳兒諱二十為念。石勒名胡。故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荽曰香荽。胡豆曰國豆。石虎諱言勒。故呼馬勒曰轡。勒菜曰香菜。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麓疎。宋明帝好鬼神。益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說。犯即加戮。改駟馬字為馬邊瓜。以駟字似禍故也。禍乃俗字古體本駟宣陽門謂之白門。以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謚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秦苻生。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

不可勝紀。東魏高歡諱樹。因以奴爲邦。蓋僮僕未冠曰豎也。然則忌諱之說。三代時已有。特後世鄙淺可笑耳。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又載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留家爲金家。田家留住爲駐住。夫妻者乃劉也。或可通。若金田何居。廁。廁中受糞函。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廁此義爲正。牆板汗衫之說俱非。宋田帝。漢宣帝徵時。被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綈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錢。及紹大位。常以琥珀筥盛之。身毒。西夷國名。卽天竺二字也。梁杰公知天竺國境。謂此。近見學者謾不知讀。然酈道元注水經。猶昧厥義。似分身毒。天竺爲二。何怪後人信矣。博物之難哉。古人以去婦爲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王景興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歸。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旣久矣。曷爲一旦離析。以至于歸。



而不反乎。不得面談。裁書叙心。據此。則世俗歸  
輒曰大歸者。豈我思肥泉之義哉。言出不祥。所  
宜亟正。

韓湘子于潮州示叔父昌黎詩云。舉世盡爲名  
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  
秋空一點青。此二十八字。仙傳拾遺所不載。何  
也。然未嘗言外甥。不知仙傳何據。今廣記中錄  
其全文。直以韓愈外甥爲題矣。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此六句。翟下邳署門語也。劉向  
說苑。又增一浮一沒。交情乃出八字。浮沒者。豈  
卽升沉之義歟。

余第聞皮襲美詩。明朝有物充君信。瀋酒三餅  
寄夜航。而絕不聞古樂府有夜航船曲。輟畊所  
載。出何典耶。錄中竄爲携酒三樽。尤可笑矣。  
仙人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與葉令王喬截然

兩人前後不同時。乃唐人宋之間爲交州司馬。祭王子喬文。首云。夫惟仙君。神化寥廓。昔爲葉宰。蒞此郭郭。謁帝乘鳧。賓天控鶴。玉以爲棺。言降楚鄉。土自成壠。人知東岡。云云。一篇全似祭王喬文。題中不應作王子喬。是誤爲一人矣。銀床井欄也。古樂府淮南王篇。有後園鑿井銀作床。金餅素纒。汲寒漿。而唐令狐楚詩。玉著千行落。銀床一半空。直用作思婦空床故事。不舛之甚乎。按元人小說。載嘉祐中。河濱人網得小石碑。題二十字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味其詩。大有不類唐以後人。

人

蘇芬芬盡一半。其難未和其精。大有不談。甚以  
百。聖觀二十字云。兩。商。空。湖。湖。無。心。無。心。香。共  
之。甚。字。林。元。人。小。結。薄。慕。林。中。可。實。人。聯。影。小

十影傳序

支中夫先生作十處士傳。易之象。詩之比也。明道見志。則又莊生之寓言。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乎。總之。皆影語也。宗人君敷氏亦彷彿而捕其影。十影傳作焉。雖取類與中。

夫殊而託意自况。無非自寫其影。卽影索真。亦可以彰君敷之隱德矣。雖然。君敷才不偶命。拓落一官。且恐人之笑其影。將欲息陰焉。不爲影所弄。柰何盡物而索之。其納山河大地。盡歸影國乎。先平叔行步。自顧君敷。亦能攝入傳中否。

仙臞何偉然題

山觀何軒然

步自爾吾媿亦翁載人對中否

廣快書卷四十九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瀨上彭元采遵亮定

十影君傳

支君敷元本

木石居士傳

影硯匣

木石居士生長巖麓間質任自然日相親而不  
相伍也尋為工師所採就之以規矩準繩覺獨  
任者無徒遂與石氏伯仲相友善其起家規模

一視石氏之所具。體式取裁無少羸絀。家徒四壁。僅可主二石外。是無長物矣。石氏雖一體所分。各隨其質之所受。而循習亦異。一受沉涵。而卽于玄默。一受炫奕。而卽于朱明。就二氏亦不能代相爲更。居士處之。作平等觀。人不勝異議也。謂玄氏闇汶之意多。而宜瑩則乏。朱氏耀明之情勝。而葆蘊則虧。甚舉近赤近黑以爲戒。居士並蓄其身。轉貸其益。曰。潛思邃想。玄得靜體。

時或顯微闡幽。發揮了無餘地。玄亦啟朱之竅。昭揭品題。朱持顯道。時或窮源極委。推及心思不到。朱亦契玄之微。胸各有奇。不能自吐。傳之管城子。展之楮先生。抉鬼神之秘。擷天地之英。連篇累牘。尙有畱而未罄也。以故居士啟戶。管城子入幙。楮先生候門。石氏不覺欣欣喜動顏。色。迎活潑於源頭。挹精英於鉛槧。各攄已長。四座皆行生矣。非是謝客閉關端。居靜攝。卽有鴈。

眼○暫○爾○掩○其○明○卽○有○龍○尾○暫○爾○息○其○騰○纖○塵○不  
到○處○萬○里○會○歸○時○也○居○士○啟○閉○一○聽○之○石○氏○舉  
止○懽○若○一○家○遂○號○爲○木○石○居○士○云○

評○曰○石○氏○各○不○相○能○居○士○均○資○挹○取○倘○非○家  
人○一○視○曷○能○婉○轉○以○悉○其○底○裏○哉○易○稱○同○人  
書○紀○和○衷○乃○知○相○與○有○成○凡○百○類○然○矣○

象山先生傳 影筆架

象○山○先○生○貌○狀○甚○莊○亭○亭○几○席○間○如○羣○峰○壁○立○

示○人○以○不○可○犯○受○布○夷○養○生○術○端○坐○默○守○凡○苦  
形○勞○神○之○事○一○切○屏○去○依○卽○墨○大○夫○以○居○亦○甚  
寡○交○與○所○善○者○獨○中○書○令○趙○國○秋○國○秋○非○先○生  
亦○若○徙○倚○無○定○趾○日○夕○寢○處○必○就○之○卽○安○第○恃  
其○穎○且○博○好○動○不○羈○罔○惜○形○神○之○日○耗○每○赴○蔡  
侯○家○席○須○陳○玄○氏○邀○邀○之○輒○無○留○行○投○分○追○懽  
傾○儲○而○出○走○龍○蛇○燦○雲○漢○文○河○翻○浪○學○海○揚○波  
不○暢○極○不○休○矣○不○知○文○章○寔○精○氣○之○寶○揮○張○乃



銷鑠之門。先生窺其漸。屢止之。詔之以見在之止。又令其隨在可止。止各有所當。體而是。用以凝神。用以長生。覩其丰神嶽嶽。不覺俛首以從。無奈邀者踵至。動者復馳。欣欣技癢。揮霍如初。或反嘲曰。山之靜。非淪於寂也。青黃碧綠。靜中色相。天喬飛走。靜中生意。地維天柱。亘古來今。靜中閱歷。子特模其似耳。安能長峙千秋。先生棲神益密。屹然無改容。主靜之外。無他指也。曰。

學山不成。適得吾靜。妄動招尤。定爾孔固。雖修短難邀之數外。而英華亦聚之靜中。國秋性卽善動。回顧機神鋒穎。減昔過半。乃知頽敝皆由馳逐。雖不能却動而亦動。必知止矣。且率其氏族而托處焉。早夜起居。亦惟先生是聽。其間不以太銳傷天。折者先生之力。居多。

評曰。延年非壽。貴有遠神。息機非靜。自有湛止。一如原來境界。任縱橫倥偬。果足爲我櫻。

否。此亦難言矣。習靜之法。還須整容慎動。如先生始。

涵春君傳

影花瓶

余托居在委巷窮僻處。絕無芳艷涉目。且日奔  
走於風塵。不知其臘之將去也。有涵春君者。修  
頸坦腹。獨抱止水。每如果然。挈羅浮素質踵。余  
齋而明日春至矣。世傳有脚陽春。今且無根自  
榮矣。師雄偶邀半晌。今且陪君起居矣。瀟瀟疎

影黯黯餘芳。最可人者。尤在燈下。經宿猶是。閱  
旬猶是。且刊華而就實焉。余意羅浮氏素非家  
養。其來固多。拂鬱曲折。乃于于徐徐。欣然自若。  
不識一枝之爲寄也。豈轉移造化。顧屬君手耶。  
甚異之。君曰。何異乎。拂之因以得順。折之轉而  
爲全。物情類然。逐衆敷榮。大地陽春也。隨緣自  
適。一掬陽春也。且遇目成色。何必春之爲春。與  
化俱徂。安在相之爲相。借交于姚魏。亦受知于

陶令折節于董奉師門。亦披衷于六郎西子。無  
問富貴高隱。仙踪艷質。隨所入。必偕所與。以進。  
而此衷常淨。可自信。亦可信人。時與文人學士  
晤對於芸窗。並側於几案。足以助發其生意。而  
彼此視爲莫逆。卽與釋部談空空。玄宗課寂寂。  
律儀森然。亦若相得益彰。而不病其爲色礙。惟  
賈人豎子。曰營營於多寡有無。似爲不韻。未嘗  
過而問焉。蓋於萬錦叢中結契。一杯水裏施恩。  
春意雖覺滿懷。塵根不畱半點。東皇以其有護  
傷續韻之功。襲封涵春君。姓湛氏。名擷英。移芳  
其字云。

評曰。人生被汨沒者。獨繫戀一念耳。掃却此  
念。則風塵中皆真境矣。涵春君猶在快意當  
前也。至於拂情處。亦當作是觀。

方函子傳

影拜帖匣

方函子。字蕭將。鄧林其故居也。會詔掄材。各以

次第上公車。上者擬揀椽舟楫。其次則散曹襍局。隨所長而自效焉。函自分雖不能大用。而負才寔美。不欲混廁任使。而逐逐於垢氛。寧與書詩禮樂爲伍。得班輪氏薦剡。拜儀禮司丞。端方自處。無圓融婉轉之態。命其掌集儀注。往往得當。如通謁餽遺報申轉復。隨其疏戚尊卑。一稟成命。而預珍之。臨時宣達。無纖毫僭忒。卽有封事。亦必與謀之。信宿而後上。不則非有所蒙焉。

而不自。卽有所蹴焉。而不寧者。外是而文英帖括韻士謳吟。亦皆在其樂與中。若貪黷私昵之事。如病不越宿。卽命持去。有一三素封遊冶。以千金之券相媾之詞。託函中處不得已。而勉畱隨促之曰。亟去。亟去。君能固我肩。人能發我藏。將重資無據。隱情頓洩矣。人亦憚其方正。事不關禮數者。不敢久瀆。一日治資斧爲千里之行。挈之與俱。導迎禮度。一如家食時也。主人適坐。

煩劇不能成寐。又爲之奉枕席而令其安寢。爲  
姬公爲莊生。爲黃糧與南柯。各任其結想。以成  
境。覺時依然一函也。主人器之曰。方君方君。書  
能相我以禮。夜能遺我以安。函不任受德也。趨  
陪往還。常虛中以待。會經曲而協以時宜。至老  
圭角漸融。神色益朗。秉禮始終不倦。

評曰。主人德函相禮遺安。不知遺安卽在相  
禮。蓋依性作儀。原非強人以不便。禮安則神

安而形亦安也。益信安上治民無踰是物矣。

通州從事傳 影錐子

通州從事故治城人。金姓。諱無堅。字克進。其氏  
族皆以風利受知於世。每從蜀江越砥間遊。各  
自淬礪以成作用。無堅資甚穎。軀甚眇小。且峭  
直。必擇能堪者以自處。居恒自揣曰。陸剗水截  
鉅矣。而乏於力。貫轂沃輻武矣。而卽於忍。孰與  
屈首受書。精研深入。猶不失爲儒林雅步也。循

資授通州從事。以方寸爲承受之府。以機穎爲  
從入之因。以頂踵爲并力之會。探求鈞索。屹屹  
無遺。必始終悉透。迺釋。自墳典丘索。以迄於子  
史百家。靡不畢貫。猶以未讀中祕書爲悵。會旨  
晉弘文館通事。出入承明。啟金櫃。抽玉函。又皆  
在其叅訂中矣。研古之外。無一入其胸次。有挑  
之者曰。古人闢奧鑽求。殆盡於以濬發性靈。得  
矣。有竇於此。能令華臚驟掇。渥澤滂加。聊借一

鑽乎。心非之。而且托世態以訝曰。今之徑竇難  
方物矣。非不欲囊金裏璧。以投織趨。罄折以叩  
奈百啟其端。百翻其局。一遭其陷。萬難再贖。且  
休矣。古之鑽得矣。蘄蘄自立。不需足於權貴之  
門。亦不以剗心勁氣加人。未遇時寄居闒闖。每  
爲市人所股弄。甚有皮相者。目之爲襪材。端然  
自若也。遇有可通。必爲之引。一線有缺失。亦必  
爲之彌縫。補救其神情。渙散賴以聯屬者。尤多。

是皆其鑽研得力處。評曰。理境入之彌定。得所歸也。世味入之彌紛。驚於外也。然世味外。別無理境。于衆所馳逐者。審處得宜。是卽亾子久客。而還之故居矣。奚事妄用鑽求。

湯蘊之傳 影茶壺

坡翁嘗曰。買田陽羨。吾將老焉。豈以濟勝得勝。故云爾耶。非也。此中有一清真道人。與湯蘊之

最善。道人名聞天下。卽天子首嘉之。嘖嘖曾不釋口。蘊之亦陽羨產也。狀貌雖不甚偉。閒雅修飾。一準於時。且火候具足。入水不濡。歷金山玉泉碧澗。咸爲識賞。中懷惟珍。一清真。清真亦惟蘊之。是契。兩相漸涵。芝蘭之氣不啻也。飲德者風生。兩掖在座。塵祛能令寐者忽寤。醉者旋醒。煩者頓解。喜通雀舌。故知會晤也。儀肅槍旗尊駕。聿臨也。頌頌龍鳳禁庭異數也。所以導欵誠。

將祇肅孰爲之調停斟酌。非蘊之弗任矣。以故士君子咸器之。於時名益重。雖塊然一質。卽金玉其相者。不與易也。有同類流入酣里典裘落帽。居然以賢聖自標。唉其斤斤獨抱。徒爲自苦耳。曰吾苦固甘之。凡受我灌輸者。謙謙抑抑。一如捧盈。雖有高談情話。終始不愆於儀。非若喪德喪邦。是戒者。寧從竹裏吹煙。不向甕邊覓夢。寧隨作書劉琨爲伍。不與投轄陳遵爲隣。整容

緘口。一種清芬未啟。氣已充然有餘。其入人亦在意氣。非關唇吻。置之者亦必慎擇所處。非几筵弗置也。禹錫餽菊表情。陶穀烹雪知味。率皆蘊之襄事。松風叶唱。其受知於坡翁素矣。微獨陽羨佳山水。足當一老耶。

評曰。質雖天授。尤貴善成。獨詣尚矣。借資詎可少哉。清真非蘊之。誰善其涵蓄。卒之重清真者。垂蘊之之名於不朽。雖然。其得於天者。



亦各自超也。

持風使傳

影扇

持風使。姓操。名如規。來清其字也。其先佐虞氏。開廣視聽。繫籍五明。殷宗以雉尾紀官。誌鳴鼎也。周昭以雀翅標銜。感夷獻也。迨晉揚謝傳之。仁者。袁東陽。蔽庾鎮之塵者。王司徒。總之轉移。世風激揚。是係非具。挺然之節。皎然之姿者。弗克勝任。故人特爲之倚重云。輓近法令煩苛。民

罹湯火。甚于爍石煎砂。無可逃避。使者奉簡書。就所握舒。徐搖曳。在在風生。左顧左冷然善也。右顧右冷然善也。覺捐煩卽夷。如在深山茂林中矣。咸賞心謝曰。焦上之民。少蘇憔悴。皆君賜也。何不出其風力。令四方悉爲鼓鬯。迺僅僅一隅之披拂爲。曰。三皇之風。邃如。五帝之風。穆如。三王之風。熙如。風隨世轉。來莫測其端。去莫知其止。卽天地且聽其斡旋。命世之英耳。非凡手

之力也。依依然。雖掌握。惟人。不做之。以不屑。軍  
中指揮。掖庭裁製。咸與焉。惟運承。肅殺。雖未及  
履霜。卽奉身而退。韜藏。惟恐不密。陽和載世。操  
縱自由。復解其。毀結。以效。不先時而爭時。不後  
時而失時。蓋龍飛。利見時也。則致用。龍潛。養晦  
時也。則泥蟠。君子以爲。得出處之道焉。嗣後世  
其官者。殆非一姓。蒼梧有湘妃氏。則以文采顯  
交南。有檀夫氏。則以芳蘊顯其本實。皆足以風  
世。故皆爲工宗所薦。  
評曰。使云持風志職也。不有挽回。曷足當主  
持哉。顧風行有自。當有特勁之風骨。峻絕之  
風裁。在自致之耳。如以靡靡之躬。而與世之  
景從。難矣。

蘇理相公傳

影梳子

蘇理相公。字櫛甫。山陽人也。本質實。木廢幾許。  
切劇。以成規制。憤人紛紜膠結。而自外於理。百

爲引導。一闢於大通之途。又慮難以徑行。其直  
外貌委蛇。而此中條分縷析。井井不可亂。讀書  
至元首明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慨然嘆曰。萬  
始萬生。悉資於元。萬邦係一人諒矣。椎魯雖隣  
於古初。而蒙茸無當於雅化。吾欲舉世快覩冠  
裳。當襄元后。克端軌物。躬勤啟迪。更設一副以  
佐之。其副亦效公之容與以受成焉。每當清旦  
之時。灑頰甫畢。卽率其副以進。迎機導窾。解而

析之比類而通之。間值紊塞而未易疏暢。卽或  
痛切肌膚。弗顧期於萬法得理而止。油油然更  
相左右。奉爲故事。會見善之地。紊者秩塞者通  
盡歸約束。冠蓋相望於途。已想當時姬公勤三  
握以勞制作。謹四教。定三加。非起公而預爲之  
經理不能。怒髮如相如。必且卽公而夷。科頭如  
管寧。必且就公而整。鬪狠如閭巷少年。囚首垢  
面。必且憑公處分。各就約束如初。其隨在致理。

又可縷指而數計也者。然豈一時搜剔所能。唯  
總其大綱。精密處。副寔爲政。雖以丁年並進。副  
以衰鈍。乞休復舉。一以副公共事。如出一手。無  
加大間舊之嫌。處之謚如也。微公寧獨通梁章  
甫。無以示儀。卽九旒五冕。安所辨等威哉。

評曰。公疏觀甚哲。統萬化于一元。治理固宜  
粲然。乃副一再更而猜疑永杜。非公忠澈人。  
我能令佐理若斯。太平非一士之略。知言矣。

蓋大夫傳

影傘

蓋大夫張用執。字幹中。秉性獨立。雅志在覆庇  
人。其氏族世居淇上。修然亮節。清標每爲君子  
所賞。然虛中更有造也。相率而游四方。就自性  
所近者而卒業焉。間有節宣律呂。聿登清廟。明  
堂者。綦貴矣。曰。貴而鮮有及。無當也。孰與就人  
弗堪。而授以適者。便若炎炎赫赫。氣焰薰天。逼  
迫莫伸。焦胸灼臆。息喘喘其靡定也。吾不忍煩

酷者偶阻于清夷。或流離顛沛。淚雨吁風。識暗  
西東。神昏宵旦。欲前恐遭其陷。欲退慮蹈其凶。  
何以令危途覓安步。出吾力以回其不便。亦無  
甚惜。顧骨幹倘未堅。疑虞仆。規條倘未循。習虞  
渙。播護倘未周密。虞漏。于是就郢人受裁。去其  
徒羨。攻其粗厲。質且挺然具也。索氏任聯屬。楮  
君任展布。雖無函蓋規模。而亦自成一局量矣。  
學成加冠。施帶儼然。端莊士也。所在以名聞。徵

爲蓋大夫。見人疾苦。無問炎涼燥濕。必躬爲之  
往。甚而觸亢厲。冒淪濡。弗顧也。有請之者曰。在  
子宇下者多矣。乃夾持亦復須人。人功已德。各  
居半焉。冷然笑曰。幾見獨任者。能爲功也。幾見  
輒人者。能爲德也。我之藉人持。人之須我庇也。  
何間焉。尋久。神氣漸疲。筋骨且露。卽已亦未免  
因感觸傷懷。若有遇灼爍。卽爲之色見。遇落寞。  
卽爲之淚下者。然特幸其本質具在。少加維持。

謂護其急。于覆庇人。亦復如是。其  
評曰。世未有妄自尊而能曲以體人者。其能  
庇人。能不自貴也。且持之無間于終。倘亦一  
點天地之心乎。語云。人不可有富貴相。凡事  
都杜落了。余于大夫識其所就云。

新城侯傳 影浴盆

侯姓陶。諱以滌。字子雪。遠祖受帝舜型範。家於  
河濱。其後皆得賜湯邑。以侯爵世。其傳量頗容。

善令人革。而此衷長定也。重默自處。見人負累。  
不忍于大庭。廣衆斤之。每于暗室。屋漏中。潛爲  
淘汰。蓋恐翹人過。亦乘其悔悟而漸移之耳。人  
樂其善。淘已也。少有累。輒就侯而謝絕焉。侯亦  
不厭再三。旋染旋滌。以汚入者。必以潔出。無有  
抱穢終者。卽其人素行修潔。凡遇祭祀朝會婚  
媾。不敢因其故。必更經洗刷一番。然後從事。自  
王侯卿相。聖仁節烈。罔不嘉與之同清。甚而深

閨淑媛。潛踪屏息。人莫窺其形影。遇侯披襟露  
膈。顯出之。而無顧慮。侯亦任與其潔。弗拒也。或  
以其隨投輒受。幾于無辨。鮮不指更新之路。爲  
藏垢之府矣。侯自信固定也。曰。人見我在清濁  
之間。不知我在清濁之外。湛然靜止。非關吾體。  
紛然四應。豈失吾常。量雖善容。而性寔太銳。偶  
爲不檢者所觸。不覺厲聲隨之。本體竟爾受傷。  
多方保護。終成痼疾。惟孤竹氏緒其情性。不忍  
聽汶汶者之偶阻於袂除也。日夕曲爲周旋。彌  
其滲漏。亦能勉與人濯磨。賴以自新者。時亦不  
乏。迨後孤竹氏以衰朽告退。侯亦不禁解體門  
墻。遂索然冷落矣。其子姓散於四方者。甚衆。頽  
垣廢井。皆其遺體所在。

評曰。疾惡不可太嚴。別嫌不妨過慎。侯惟素  
定。任投皆自若耳。不然。少涉瓜李。卽自洗無  
從。奚人之能潔哉。故曰。善學柳下惠者。無如

魯男子

魯○後○索○然○令○菴○矣○其○子○故○婿○也○四○丈○者○其○衆○也  
 之○也○身○所○以○死○也○其○身○亦○不○禁○鞭○斷○門  
 其○身○亦○不○能○與○人○斷○也○其○身○亦○不  
 離○也○其○身○亦○不○能○與○人○斷○也○其○身○亦○不



海味索隱序

鄧道協好蓄珍錯爲酒儲。予僦居一書帶而近。故得一分味。且好藏珍錯書。予亦得遍讀其中。最韻者。海味索隱一帙。披之如過屠門而思嚼。大足快意。夫予何德。得口

海味索隱序  
眼俱飽如是。此固張同野遊戲語。而憨先生索之隱者。夫張之先爲茂先。博物多識。不事燃犀。萬類畢照。而平子鼓吹六經。海賦一篇。鐵網張盡。同野其苗裔耶。當羣族靡不通曉。何有一海。何有十六味。何

用憨先生爾雅翼也。馮夷鮫客。或見嘲曰。號海之族。謂之萬。何獨于中取十六品焉。不見夫濱海而處。猶有誤食螭蜺者乎。如似玄貞子釣不設餌。舉聽按圖者。自索矣。昔楊素遺文中。子食經不受。曰羹藜

食糗無所用也。答以酒誥。予飯雕胡而羹錦帶。亦安得老饕此中。願備玻璃杯。葡萄釀以佐開卷者。以副答酒經之意。

仙臞何偉然題

黃快書卷五十一

廿八卦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古閩鄧慶采道協定

海味索隱

張九嶼元本

張將軍九嶼先生者。元戎觀甫之尊公也。博物洽聞。猶嗜著述。嘗遊蛟川滄州。小白華諸境。而食海味。隨筆作贊頌銘解十六品。此品傳。而觀其品者。足慰名飲。誦其文者。良深雋。

永增四明海錯一段奇事矣。第鯉魚青鯽。澹菜黃蛤。鱉無雄蟹郭索之類。或信訛傳。或未詳攷。或評騭稍嚴。或賞譽差隆。不佞因而索隱于條下。政恐失真。故爲訂訛也。然蘇長公以江瑤柱爲蟹類。皆信譌傳。則何異張將軍之以黃魚爲鯉。青脊爲鯽乎。唐詩云海味惟甘。久住人不但于味。卽其名亦久習。人方得不譌耳。不佞宦遊閩中。著海錯通譜。今十六品出而余瞠乎其後矣。甬東屠本峻贊

海物惟錯。久住人甘。贊頌銘解。久住人諳。山海有經。景純贊成。猗歟九嶷。有資有銘。文繇品雋。品籍文宣。甬海之東。遂成不刊。節彼贊銘。海物惟異。匪世奇人。曷標厥麗。

### 蚶子頌

內柔而茹。外剛而錯。惟柔乃食其肉。惟剛幾磨其殼。茹其肉。棄其殼。蚶乎蚶乎。其贊食指之甘。

而扶糟丘之酣者乎

### 江瑤柱贊

冠于江石髓瓊漿美如瑤雲腴露膏圓而柱玉  
鬚水筋倘生北海伯夷不採西山之薇以供赤  
松雷侯永辟人間之穀笑說麟脂是俗羹不堪  
大嚼屠門肉

索隱曰蘇長公會作江瑤柱賦余未及見也

又言雖禪人衲子亦當朵頤何大為饒口開

例耶若覽此贊又添一滑稽案矣想蘇公賦  
不過此耳

### 子蟹解

蟹何多名也為彭蜺為彭蠡為彭越為招潮為  
郭索為博帶為傑步為狼螳蟹何多名也鱸魚  
紫蟹予江南為勝謂殼上斑點者是蘇長公最  
嗜蟹有詩曰半殼含黃須點酒兩螯宜紫勸加  
餐但汝為無腸公子今何又為多子夫人夫仁

人之于汝子也。何不視之。爲鴟鳩。又何忍視之。爲螟蠹也。言下有一轉語。曰。應作不喫法。索隱曰。凡蟹之行人。皆稱爲郭索。而非別有一種。及觀怪山傳子翼蟹譜。云行爲螃蟹。橫行多足。爲郭索也。

### 礪房贊

蜂房水窩。幾千萬落。附石以生。得潮而活。所茹海藻。所吞月魄。貯白玉甌。雲凝霧結。沁甘露漿。

涎流溢咽。是無上味。形容不得。

索隱曰。一名牡礪。出海島麗石而生。其殼醜礪相粘如房。楊升菴贊云。海曲礪房。或名蠓山。脊渠磊砢。牡牝異斑。肉曰礪黃。醇味海蠻。同野先生兼寫其味。更詳之。

### 淡菜銘

食土之毛。有淡其菜。淡而不厭。毛猶有倫。淡味也。內也。毛象也。外也。食其味。核其象。觀其外。知

海味索隱 卷五十一 四  
其內可謂之西子不潔。誰言是東海夫人。魯論  
鄉黨篇曰。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  
不食。蓋兼之矣。

索隱曰。淡菜土名殼菜。味清而美。不作腥氣。  
未可以其形不雅。而謂之色惡不食。臭惡不  
食也。銘貶太嚴。

### 土鐵歌

上非土鐵。非鐵肥如澤。鮮如屑。乍來產自寧波  
城。看時却似嘉魚穴。盤中箇箇瑪瑙烏。席前一  
一丹丘血。見者嘗飲者。舉杯喫飯兩相宜。腥  
腥不惜廣長舌。

索隱曰。土鐵一名泥螺。出南田者佳。五月梅  
雨收製。三吳士人酷嗜。土鐵者謂不但喫飯  
飲酒。卽點茶亦妙。予嘗舉以爲笑。

### 蟬頌

豐若無肌。柔若無骨。截之肪耶。盡之脂耶。乳沉

雪山鉢底酥凝玉門關外露滴仙盤掌中其卽  
若箇之化身也耶

索隱曰。蟬身柔如膏。無骨。鱗細。口濶。齒多。一  
作鱗。諺曰。人孱弱者曰蟬。水族風味。真上品  
也。頌若華袞。妙極形容。

蛤有多種

蛤與蚌同類而異形也。長者爲蚌。圓者爲蛤。海  
蛤百歲。燕所化也。蛤蠣千歲。鳥所化也。蛤蜊殼

薄而小。候風雨以殼爲翅而飛也。齊蛤兩頭皆  
尖也。文蛤小而色紫也。車螯大而殼厚也。姑勞  
似車螯而薄也。蜆亦蛤也。石蚌蛤也。待春而叢  
生也。石華蛤也。附石而零生也。諸蛤皆產于海  
中。而此間又有呼爲黃蛤者。甚佳。

索隱曰。石蚌土名龜脚。又名佛手蚌。皆以象  
形立名。其肉端有兩黑爪。至春月散開如葩。  
故閑居賦云。石蚌應節而揚葩是也。古詩云。



來經石蚌春。當是蚌類。

### 黃蛤贊

類若焦冥。出于沙汀。聚如繁星。輕如蜂翎。味如  
寧馨。其於大者。何不視之。如丁丁。而其於小者。  
何不任之。爲形形。

### 蟹箋

形如覆釜。色如紺碧。血如蔚藍。尾如禿戟。負如  
浮圖。行如屈折。眼竅于背。足攢于腹。珠綴于肋。  
乘風曰帆。聯遊曰筏。伏雌曰媾。奇形異狀。莫詳  
其說。解曰。東海閩行覓釣槎。先生浪道侶。負蝦  
急將一甲歸。圖書始信魚翁舌。不差。

索隱曰。蟹介屬。口足皆在覆斗之下。每雌負  
雄。雖風濤不解。故漁必雙得之。以竹編爲一  
甲。鬻焉。埤雅云。蟹尾燒之可辟蚊。然蚊螫之。  
輒斃。又暴之日中。往往無恙。隙光射之。卽死。  
未知其故何也。若形色狀態。則備于此箋矣。

團魚說

鯨河伯從事也。狀如覆肺。四目六足。專以目聽。其稟異也。所伏之處。必有浮沫。藏形于淵。伏卵于陵。純雌無雄。以思想生。其性異也。江南漁人得鯨于渚。繫于簷前。明日眎之。則一巨蛇也。其化異也。卽煎鯨之章。詩人爲孝友之張仲美。而羅衣託夢。古人以爲怪也。而今而後。吾且不願爲路諸父之不食。而願爲崔弘度之放舍也。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索隱曰。團魚有雄有雌。雌者腹藏卵。能生產。而無腎。雄者腹藏腎。而不藏卵。古詩雄兔足趯。雌兔眼迷離。則兔亦有雌雄矣。

醉蟹贊

世人皆醉而我獨醒者靈均也。世人皆醒而我獨醉者伯倫也。不肯以我之察察而受物之汶汶。棄世者也。甘我之沉沉而任物之皎皎。溷世

者也。以汝之醉蘇我之醒。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再飲再醉。舉杯持螯。是謂醉蟹。解我宿醪。索隱曰。自非備嘗拂鬱。焉能托物陳情。宛轉若此。讀醉蟹贊。吾欲擊唾壺矣。

鯉魚鯿魚銘

鯉魚一名鯿魚。骨軟肉細。其味頗佳。春夏乃生。謂之春來。惟多乃踏。名曰白鯿。海水茫茫。亦有灌莽。舟人以漁。四面舉網。其意云何。千萬埃壤。民利用生。亦可以養。鮮者爲鯉。豈不燕饗。乾者爲鯿。二簋用享。水陸之間。行識受想。亦復如是。曰鯉曰鯿。

索隱曰。鯉魚黃魚各有一種。肉與味亦自不同。卽如吾郡梅魚比黃魚極小。肉與味正相似。閩中呼爲小黃魚。其鱗色燦爛。金星如大黃魚也。然又各自一種。今銘合鯉黃爲一種。誤矣。蓋鱗鯉別是一種。吾郡嘉靖末年。網者

得之以爲怪物。棄于海中。間有去鼻而煮食者。邇來亦知爲鮓矣。終不甚貴也。黃魚謂之石首者。腦中藏二白石子。故名。又謂之洋生魚。土人從小滿節候。黃魚散子在海洋中。魚貫串若山移而過。商人倩漁師聽魚聲。乃報曰。約魚來。有幾里幾里云。漁者舉網。或得千萬頭。或空不得。蓋遇與不也。今黃鯉大相懸絕。毫釐千里。用是訂訛。

### 青鯽歌

探茅積得玄鯽。顏如漆。味如腊。煮白石。防中咽。啖蟠桃。吐崑核。比五葷。是雞肋。中間棄之。殊可惜。

索隱曰。青鯽魚身扁而鱗色俱白。以背上一條青春得名。非青鯽魚也。其膏腴甚美。出秦化縣。士庶咸珍之。在諸魚之上。過清明時候。腦中生蟲。名魚蝨。其蝨漸大而魚亦漸瘦。便

不堪食。蓋不時不食矣。豈張將軍食此魚時。正在生蟲之候。爲過時之食耶。歌刺稍嚴矣。然以瘠爲鯽。土人故自訛耳。以白爲玄。未深覩厥狀也。

鯽贊

其形如淡菜。而其堅也。閣閣。其肉如蝦蛤。而其味也。泊泊。卽不謂之腥鯖。亦可謂之肉耀。固不尊之爲大嚼。亦可稱之爲細鱗。悠悠獨酌。三嗅而作。

蠅魚頌

駕青虬。驂玄螭。肥而癡。湟而淄。似烏鰂。比黑魚。不嫌入淤而食泥。猶堪哺糟與啜醢。

正在牛...之...  
然以人為...  
視...也

不濂人...而...  
不濂人...而...  
不濂人...而...

黠青...  
黠青...  
黠青...

鰕魚

而...  
而...  
而...



